

海外见闻随笔

# 飞来

吴嘉○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海外见闻随笔

# 飛 天 空

吴 嘉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见闻随笔/吴嘉,季思聪,江岚等著.一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5402 - 1849 - 2

I. 海… II. ①吴… ②季… ③江…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 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9552 号

书 名：海外见闻随笔

作 者：吴 嘉 季思聪 江 岚等著

责任编辑：里 功

责任校对：雪 飞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政编码：100026

发行电话：(010) 52065058 52065068

电子信箱：qc777777@126. com

印 刷：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720mm×1020mm 1/16

印 张：150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02 - 1849 - 2

定 价：318.4 元(全八册)

## 序

出书要写序言，大概是出版业不成文的行规。写序的人自然是越有名越风光。吴嘉却说名人不如熟人，熟人不如老公，因而我倒成了她写序的最佳人选。在下自认是谋生的万千蝼蚁中最普通的一只，要是有点名气的话，也是沾了太太的光。在大华府地区几十万华人中，打出“吴嘉的老公”的旗号有很多人知道，原本响亮的本名反倒默默无闻。

话说回来，要介绍吴嘉的生活和作品的创作过程，除我之外，还真的少有人可任此艰巨。除了二十四年相濡以沫，到了吴嘉打个喷嚏，我就知道明天要下雨的程度，还因为我是她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和最坦诚的批评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又是当仁不让的序言作者。

邂逅吴嘉的时候是一九八二年的春节。那时吴嘉毕业留校任教，我刚转去安徽大学读硕士学位。女大当嫁的最佳契机，让运气原本不佳的我赶上了。不过那时的吴嘉还只是个初出书斋的青涩女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要在十七年后做到美国的外交官。因为向往古人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吴嘉的出现，正是我理想中的“红袖”和“读书”的最佳组合，恍惚中我便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此我就没有让“林妹妹”离开过我的视野。交谈之下，发现我们竟然还出生在同一家医院，但居然从未见过面，连听都没听说过对方。经常有友人惊讶，以我俩性格的巨大差异，何以能成就一段良缘？无法自圆其说之余，我就编造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爱情故事，说的是吴嘉为产房的尿布上我残留的气味所迷惑，在出生二十二年之后，终于鬼迷心窍，自动地落入了我的气味陷阱。

高中毕业的时候，正是“文革”之中，16岁的吴嘉被分配到工厂当了两年工人。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劳作，才女的天分没有任何展露的机遇。如果“文革”不结束，世上不过多了个双手长满老茧的女工，在无休止的重复劳动中耗尽青春年华。那时的吴嘉，单薄的身躯套着肥大厚重的劳动布工作服，哐当哐当地操作着庞大的冲床机，无数的钢片在脚下堆成了小山。车间里的许多工人因失误失去了手指甚至手臂。想象一下，万一当年吴嘉工作时打了个盹，今天我们认识的吴嘉可能有“缺指作家”或“独臂作家”的美誉，却不大可能做美国的外交官了。

“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邓公以坚强的意志，排除阻挠，恢复了高考。当时有十二届毕业生齐聚考场，而录取率仅占考生的4%左右，真正的“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在亲友都不看好的情况下，吴嘉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性格开始显露。只用了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她一边坚持三班倒工作，一边高效率地复习了高中的课程，还加试了英语的口试和笔试，最终如愿以偿地收到安徽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放下手中的钳子扳手，走进了英美文学的殿堂。

大概不会有人否认，中国1977级的大学生，是世界有大学以来最勤奋的一届学生，他们大多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栋梁和精英。从文化荒漠的“文革”中走出来，人人都如干透的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营养。那种疯狂的读书场景，在今天的大学里恐怕是再也看不到了。

四年废寝忘食的刻苦学习，加上毕业后长达七年的教学相长，给吴嘉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和英语基础。其间，吴嘉有机会前往上海外国语学院攻读由富布赖特基金会（Fulbright Foundation）赞助和美国教授讲授的美国学硕士课程。可以说，在赴美之前，她对美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都有了相当深刻的掌握和了解。

从中国到美国，从衣食无虞到一无所有。巨大的反差，在别人也许是巨大的失落，吴嘉却充满信心地开始了她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凭借着初期略带伦敦口音的英语和漂亮的英语文字功夫，她

在拿到工作许可的同时，便被一家咨询公司录用为英文编辑，跳过了传统的打工—读书—工作的留学模式。不薄的薪酬使我们一步跨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倘若固步自封，从此享受生活，原也无可厚非，因为这就是当时许多留学生所企望的奋斗目标。但吴嘉志不在此。从英文编辑到咨询顾问，到马里兰大学的兼职助理教授，不难看出，每迈出一步，都需要付出艰辛的代价。她在不停地调整和寻找适合自己的理想位置。在获得国际金融管理MBA学位之后，吴嘉转入一家有600多员工的高科技咨询公司，初任金融主管，不久被提拔为副总裁，进入了公司的决策阶层。因为工作出色，当她在两年后递交辞呈时，总裁提出丰厚的条件挽留，包括增加工资，签终身合同和分配股权等。面对高薪聘请和丰厚待遇，套用一个时髦的说法，吴嘉不为所动，毅然决然挂冠而去。直让我等凡夫俗子跌破了眼镜。

直到进入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USAID)任首席金融风险官(Chief Risk Officer)，吴嘉才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她的才华在这个位置上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她在事业上的成功，有人认为归功于她出色的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不可否认，许多优秀的中国留学生不能在美国社会崭露头角，恰恰是英语水平低下所致。尽管吴嘉的英语在赴美之前就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来美之后至今，她仍然坚持不懈地学习英语和美国文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英文最新用语。阅读英文报章书籍，如同中文一样，都是她的业余爱好。对美国语言、文化、风情的熟稔，地道的美式发音，使得美国同事们从没把她当“外人”看待。

我以为，奋斗在异国他乡，娴熟地掌握当地语言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语言并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不断进取，勇于迎接挑战的人，命运才会青眼相看。吴嘉对新知识近乎狂热的追求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才是她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吴嘉对工作的敬业和认真，使她被同事们冠以“工作狂”(workaholic)的外号。

作为美国的外交官员，吴嘉经手的对外经援项目动辄以千万美元计。因为责任重大，许多决定必须在实地考察后才能作出，国际旅行

因而成了她的家常便饭。经常是刚刚从欧洲回来，席不暇暖，又匆匆赶赴亚洲。以至于孩子们常常不知电话里的妈妈身在何处，闹出要在南美的妈妈带回非洲工艺品的笑话来。

因为工作之便，吴嘉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外国的风土人情，并把自己零星的感受记录在日记本上。最初的想法只是怕时间长了记不清，并没有要发表的欲望。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她的笔记，鼓励她整理投稿，与大家分享。伯乐非千里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之无愧地做了一回伯乐。而我的初衷只是希望她用中文写作来纾解一下日益增多的工作带来的压力，没想到竟由此诱发了她的创作欲望，在原本就少的可怜的休闲空地上又开出了一块文学园地。因此我送了她一副对联薄示讥讽：“强力有家（嘉），吴嘉无力”。没想到让反应敏捷的她给篡改成“强力无嘉，吴嘉有力”的砖头，顺着英特网掷了回来，听起来反而更对仗了。

她的第一篇游记《印度印象》发表后，出人意外地受到了朋友和读者的热情鼓励。从此她的信心大增，一发而不可停止。触角也由单纯的游记延伸到对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思考和比较。除了在一些知名的中文网络杂志上发表，许多作品也为《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刊出。《美华商报》还为吴嘉开辟了专栏《飞去来兮——吴嘉手记》，每周一文。在网络文学繁荣得令人眼花缭乱的今天，吴嘉的游记、散文和评论，何以仍能受到众多华人读者的欢迎？对此，《美华商报》副总编辑汤伟先生在他的专访《一位华裔美国外交官的文化思考》中是这样评价的：

“吴嘉自幼酷爱读书，善于观察，勤于思考，这使她在从事今天这一工作时，受益无穷。因为工作关系，学者型的外交官吴嘉的足迹遍布了五大洲的近50个国家。她每一次出国，都要在塞得满满的日程表上，挤出属于自己的时间仰拜古文明和当地的文化，并仔细观察风土人情。安第斯山下、庞贝废墟上、撒哈拉沙漠、尼罗河畔留下她不知疲倦的

身影。几年来，吴嘉撰写了大量对受访国考察思考的文章。其中有 80% 的文章是在飞机上和宾馆房间里完成的。她的作品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介绍历史地理人文的如《巴拿马运河》、《废都吴哥窟》、《金字塔》、《红海》以及阐述中东冲突和巴尔干半岛争端的；有描述人文与自然风光的《肯尼亚纪行》系列和《厄瓜多尔》，也有对不同文化和语言进行深入比较的《摩尔多瓦》、《印度印象》、《牙买加英语》。尤其是她对很多问题所进行的文化意义上的思考，值得我们深思。”

吴嘉写作的源头是她奇特的旅行经历。首先让人注意的也正是这些游记。因为工作关系，她去过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是华人的旅游热点。如中东、非洲、南美、南亚、东欧等，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仅知其名而已，因而未读其文之前，已有了“愿闻其详”的愿望。吴嘉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再现了自己的经历。而生动诙谐的描述，往往能带动读者身临其境。没有了枯燥乏味的描述或说教，使得在第一时间阅读她的游记成为我胜任愉快的“任务”。

传统的文学游记通常重视数据的精确与否。而这些恰恰不是一般读者和游客所关注的重点。吴嘉没有把精力投放在表层的考证上，更多地是将自己在旅途中的真实感受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在每次出发之前，由于工作的需要，吴嘉会做大量的案头准备，做到对受访地的历史和现状了然于心。在访问期间，通过比较核实，这些知识既帮助她在工作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又使得她在游记的写作中做到取舍自如，厚积薄发。受援地的贫穷、腐败、战争的根源，通常是她进行文化比较和思考的侧重点。我以为这些比较和思考构成了吴嘉游记的独特之处。

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的熏陶，吴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和比较其他社会。如在饱蘸着泪水写就的《阳光下的血腥——罗马断想》、《三咪与火烧》中，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祖国的眷念和对历史的反思。以至于写完之后重读，吴嘉自己也不禁莞尔。不知不觉中，她成了台湾才女龙应台笔下那只盛满中国中国的

瓶子。

除了引人入胜的游记，吴嘉也将写作的触角伸向自己身边和美国社会发生的故事。如《乔治走了》、《雇员罗伯特》、《切尼误伤事件背后的故事》、《办公室不相信眼泪——再谈“情商”》。在美国的白领阶层浸润日久，无需过多的考证，她的知识积累使这部分的写作显得游刃有余，信手拈来都成文章。而海外华人的生活更是她关注的焦点。这方面作品既有轻松愉快的，也有调侃讥讽恨铁不成钢的，不一而足，如《酒店里的中国主厨》、《金边华人百姓家》、《乘着歌声的翅膀》、《闯滩非洲》、《侨领，侨领！》。甚至一不留神，原本属于隐私的家事也被她拉出来公诸于众，如《为人之母——写在儿子上大学前夕》、《重现的天伦之乐》、《音乐与我》、《我的健康理念》。于是家中风声鹤唳，不懂中文的儿子和女儿自然无知无畏。但无时不在太太视线之下的我，只好无日不省吾身，祈祷太太手下留情。

时光如过隙白驹，似乎只在转眼之间，吴嘉的作品已累然成大观。虽非著作等身，但将散佚之作整理成册，给了她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心血之作的机会，有利于她的进一步提高和蓄势再出发。以吴嘉超人的勤奋和洞察力，可以预见她的下一本作品将会更上层楼。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文学的门外汉，让我来评价吴嘉的作品，不唯有班门弄斧之嫌，且有力不从心之虞。何况一篇作品的优劣高下，见仁见智，唯有读者才最有资格作出公正的评价。

序言写完了，可我似乎言犹未尽。离开中国十八年，中文早已不是我谋生的工具。但骨子里，我知道，中华文化已经浸透了我的血液。我以中文阅读为赏心乐事，我以身为炎黄子孙而骄傲。无时无刻，我不在关注着那片生我养我的神奇土地。读吴嘉作品所产生的共鸣，正是这种故国情感的积淀与发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那千千万万只盛满中国中国的瓶子之一。

强 力

二〇〇六年六月一日于华盛顿

## 吴嘉——价值连城

摘自《亚洲财富》2005年2月头版报道

记者:Jennie L. Ilustre, 吴薇薇摘译

(英文原稿见 <http://www.asianfortune.com/>)

当你欣赏吴嘉在舞台上的演唱时,你很难将她同另一个人联系起来——正是同一个人,前不久刚在非洲的乌干达同当地银行主管以及政府官员谈判,说服他们接受农民的粮仓收据作为抵押给农民贷款。

希腊人对幸福的定义是“在生命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能量”。吴嘉运用她的才干和潜质将机遇发挥到了最大极限,以此来造福他人并游刃有余地维持着工作和娱乐之间的平衡。“工作中最令我愉快的就是利用我们所策划并实施的各项计划和行动来改善人们生活而取得的切实成果。”吴嘉说。

吴嘉就职于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USAID),作为首席风险官,主导经济发展和管理工作。她的工作是确保美国政府的资金在海外贷款项目中得到有效的管理,这需要承担极大的责任——22亿美金的贷款项目啊!正如吴嘉的同事们说的那样,不光她所接触的工作含金量极高,她本人也具有同等的含金量。

约翰·瓦西路西金——国际信贷发展部门的主管、吴嘉的上司,认为她是个极其敬业的政府高级官员:

“她对于规划国际开发署的各项工作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凡的。她的分析能力同果断的决策相协调,她的工作业绩,几乎没有可与之相比。她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美国外交官。”

特瑞分·艾文斯，国际开发署的一位高级经济分析师，称吴嘉为他遇到过的最好的上司。

“她不仅具备专业技能，献身于工作，而且把私营部门的工作理念带到了联邦政府里面。她是一位非常能干，效率高并有深刻影响力的主管。”

在加入联邦政府以前，吴嘉曾在位于弗吉尼亚的一家高科技咨询公司担任副总裁兼金融总管。

90年代初，吴嘉曾供职于美国家数家咨询公司。她曾在中国担任过七年大学教师，来美国后又有14年的企业工作经验。吴嘉毕业于安徽大学英语专业，而后又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了MBA学位。

吴嘉目前的工作包括管理一批经验丰富的金融专家。他们的工作是计划发放贷款的方针及相关程序，并对贷款项目作出风险评估。这需要广泛地研究地缘政治，国家风险，经济风险，并对目前同国际开发署合作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及贷款进行分析。发放贷款保障，对各种风险的监控，以及制定有关方针政策等等，这些工作由吴嘉的雇员们做得极其出色。此外，他们还对世界各地的财政机构实施银行培训。吴嘉本人因工作之故已去过40多个国家访问和考察。

## 生活热情

吴嘉在勤奋工作之余也会想要放松一下，她的同事认为这与她广泛的爱好与对生活充满热情有关。

瑞德·克里克，吴嘉的一位兼职职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际金融与国际事务系的终身教授，称赞吴嘉旺盛的精力：

“我们曾同去莫斯科做商业访问，我比她早到了一个星期，当她抵达时我已经适应了时差，而她则刚刚结束一次长途旅行。所以我以为她应该需要休息，正如我刚到时那样。而事实上，她却立刻一头扎进工作里，之后过了几天，在离开前一夜，我想努力做完这个计划后好好睡一觉。但是吴嘉设法说服了我，临时买票去看一场歌剧，然后熬夜干完了工作。不用说，她的想法更好。”

空闲时间吴嘉喜欢去健身。她还时常为《世界日报》(美国最大的一家中文报纸),当地的中文报纸以及一个为海外华侨开办的很受欢迎的网站《华夏文摘》(www.cnd.org)撰稿。吴嘉对于公益事业也非常积极。她是国际开发署美籍亚太雇员委员会(APAEC)的主席,也是“安徽之友”联谊会的副会长。

不论多忙,吴嘉总是会为朋友们抽出时间,特别是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一个认识她超过15年的朋友认为她具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随时准备向同事和朋友伸出援助之手。

## 家 庭

“生活”,吴嘉时常说:“是一项不断平衡的运动。”她同时平衡着工作和家庭生活。她说她曾实现的最大的梦想就是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可靠而自律性强的专业人士和体贴负责的两个健康孩子的母亲——(强希予,18岁和强思成,12岁)。

吴嘉和她的丈夫,强力博士,出生于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医院。但直到强力成为吴嘉任教的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两人才相见。吴嘉觉得这一点很有趣:“我们在家乡从未接触过,但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见面。”

“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正直,极富幽默感还有博学,他的关怀以及对我的工作所表现出的诚实的兴趣。他支持我所做的一切,无论在我的工作上还是业余爱好上。”

吴嘉的父母也表现出同样的支持性。她的父亲——吴洪水,是一位神经内科医生。她的母亲——万士静,是一位退休的放射科医生。她的父母生活在中国安徽省芜湖市。

自从在1989年6月移居美国后,吴嘉走了一条漫长的路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她告诉我们:“我的故事正是证明美国是一个开放和公平竞争国家的好例子。这个国家欢迎创造力,上进和勤奋。事实上任何辛勤工作的人都会得到回报。美国社会是建立在价值这一基础上的。它吸引并奖励那些最出色的人们而不在乎他们的背景。的确,我从未因为我的肤色而受到过歧视。”

## 目 录

序 .....	(1)
《亚洲财富》报道 .....	(1)

## 地北天南

埃塞俄比亚惊魂记 .....	(3)
失落的天堂——斯里兰卡印象 .....	(9)
走近红海，走进沙漠 .....	(16)
漫步云端——空姐展风情 .....	(23)
左右两难的摩洛哥——从卡萨布兰卡爆炸事件谈起 .....	(27)
印度印象 .....	(34)
阳光下的血腥——罗马断想 .....	(43)
内战后的萨拉热窝——波黑纪行 .....	(50)
河内街头“蒙面”女 .....	(56)
旅而不游 .....	(59)
废都吴哥窟 .....	(65)
好酒藏在巷深处——克利科瓦地下酒窖品酒记 .....	(75)
踏寻耶稣的足迹 .....	(84)
肯尼亚写真 .....	(88)
雨过千峰泼黛浓——访赤道之都基多 .....	(100)
开罗遗韵 .....	(105)
萁豆相煎——闲话巴以冲突 .....	(118)
巴拿马运河见闻 .....	(133)
淡出视野的卢旺达大屠杀 .....	(141)

## 人生旅途

切尼误伤事件背后的故事	(151)
乔治走了	(156)
为人之母——写在儿子上大学前夕	(166)
音乐与我	(172)
雇员罗伯特	(184)
重现的天伦之乐	(193)
三咪与火烧	(198)
我的健康理念	(206)
偏头痛的困扰	(214)
也谈“情商”	(220)
办公室不相信眼泪——再谈“情商”	(227)
“趋炎附势”考	(236)
与《古兰经》的一秒钟接触	(240)
《走出非洲》、凯伦·布里克森和其他白人女作家	(242)
麦尔维尔和他的《抄写员巴特尔比》	(254)

## 海外华人

侨领，侨领！	(265)
乘着歌声的翅膀	(270)
秋水池塘淡淡风	(279)
赞比亚的中国“淘金者”	(283)
酒店里的中国主厨	(288)
金边华人百姓家	(293)
闯滩非洲	(302)
牙买加英语	(310)





## 埃塞俄比亚惊魂记

事件发生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十分机警的人。尤其在国外旅行的时候，那些紧追不舍的小贩，没准让你买回一堆垃圾；可怜兮兮的乞儿，不定是个专业扒手。这些我都知道，自认为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可这件事发生后，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力。

那是二〇〇一年的一二月间。我去非洲出访，在访问了西非的塞内加尔和马里后，横穿非洲大陆，到达东非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是我近年来的第二次到访，自认为是轻车熟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和放松的心情。上次住在希尔顿酒店。偏僻姑且不说，全球的希尔顿酒店长的是一个模样，没有新鲜感。这次经朋友推荐，住进了盖昂酒店（Ghion），一家中档旅店。酒店位于闹市区的一条支路上，离我的临时办公室很近。里面有一座全城闻名的“婚礼花园”。幽深的花园内繁花似锦，绿草如茵，赏心悦目。2月的亚城，气候宜人，正是传统的结婚季节。

星期六，唯一没有工作安排的一天。到餐厅早餐时，我看到花园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便问侍者出了什么事。她说：“今天是结婚的好日子，许多新人在这里举办婚礼。光为租用花园拍照，每对新人就要花费一千到二千美元哩。”

“这么贵会有多少人来？”我觉得贵得离了谱。埃塞俄比亚的人均产值才几百美元呢！

“应该有一百对吧！”侍者肯定地告诉我。